

# 陕西文物中的“兔”

兔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祥瑞动物,既是中国十二生肖之一,也与人类发展、美好愿望密切相关。透过汉画像石、青铜器、玉器等历史文物和民俗、文学等方面便可了解传统文化中的兔文化。

## 神话传说中的兔

兔子是大家喜爱的小动物之一,是神话传说中的常见动物,也是民间文化中的宠物。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远古时代,人们追求长生不老,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幻想自己能够像神话传说中的嫦娥一样,吃了“长生不老药”羽化而登仙。当然这种药得来不那么容易,掌管不老药的是有着威严天尊的西王母,为其捣药制作不老仙丹的则是两只活泼可爱的“玉兔”。

我国民间流传着许多与兔子相关的神话故事,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的美



唐月宫嫦娥镜,西安博物院藏

丽传说在中国家喻户晓。据《淮南子》记载,嫦娥在升天成仙时,怀中抱着一只雪白的兔子,名为“玉兔”,它随嫦娥到了广寒宫后,也羽化成仙,被赋予了灵性。玉兔捣药的形象在很多汉代画像石中可以看到,比如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的多方出土于陕北绥德县的汉画像石,玉兔栩栩如生,不仅为画面增添了活泼轻松的动态元素,还营造了一种神秘的天国氛围。

绥德县苏家圪坨的狩猎出行图画像石,展示了东汉时期的狩猎情景,这方画像石上刻有4个骑马飞奔的骑士拉弓欲射,追猎虎、鹿、兔、狐和野羊。在绥德县军刘家沟的东王公拜会西王母图画像石,在其门楣位置上描述有玉兔、持灵芝的仙人、蟾蜍、九尾狐等图案。绥德县苏家岩乡苏家圪坨汉杨孟元墓出土的汉画像石上,也有玉兔、西王母、羽人等形象。

## 吉祥呈瑞中的兔

考古人员在陕西蓝田猿人遗址中的公王岭和陈家窝中都发现了兔类化石,人们在甲骨文中也找到了殷商时期代表“兔”的象形文字。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保存的一块西周的片雕玉兔,呈现了一只西周时期蹲伏在地、圆目直视、活灵活现的兔。该院还保存着一方隋代四神十二生肖铜镜,铜镜背面可以看到奔跑的兔形象。陕西历史博物馆保存的滑石兔,可谓是全省兔类元素文物中的颜值担当,还因为酷似“鼠标”而走红网络。可见兔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已经伴随人类数千年之久。



唐滑石兔,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兔还是长寿的象征,道教经典《抱朴子》称“兔寿千岁,五百岁其色白”。在佛经中也有兔文化,即“兔渡乃浮”,以兔渡河比喻修行者未能完全断除红尘习气。佛家在《旧杂譬喻经》中把兔的地位提到了顶峰,比作佛的化身,所以在很多佛教建筑中也能看到兔的形象。

在商洛市商州区龙山村西的东龙山双塔上,塔身上除了能看到传统的神龙、麒麟、麋鹿、水鸟、牛、马、虎等瑞兽花草砖雕图案,也可以看到兔的身影。

## 成语俗语中的兔

由于兔子性情柔顺,体态乖巧,由“兔”字派生出的许多汉字多由兔的生理习性衍生而来。例如《说文解字》中用“逸”字表示兔子“善奔”,字从兔,会其善跑之意。由“逸”的涵义派生出了“超逸”“秀逸”“逸致”“安逸”“一劳永逸”“闲情逸致”“以逸待劳”“逃逸”“逸闻趣事”“逸趣横生”等词汇。

“逸”字有时也表示安乐闲适,四川流行俗语把舒适叫“安逸”;“逸”也常被用作人名,比如唐代有个人叫张去逸,他在唐开元年间曾出使匈奴,宣扬皇威,他的墓志被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连古琴取名都喜欢带上这个“逸”字,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就保存着一把叫“逸韵”的清代乐器。汉语中的“兔”字,则是替纯净善良的兔子“鸣冤叫屈”的。

除了以兔构成的汉字外,汉语中以兔为主题的成语、俗语和歇后语也比比皆是,譬如“守株待兔”“玉兔捣药”“动如脱兔”“白兔赤乌”“东兔西乌”和“兔子拉车——连蹦带跳”等。成语“兔起乌举”“见兔放鹰”“兔走乌飞”大多是用来形容兔子的奔跑速度迅疾如风。 □卜丁



唐彩十二生肖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 双春兼闰月,玉兔落人间——兔年说兔

# 兔年说兔

2023年在农历中属于兔年。兔在时辰中与卯时对应,“卯”又名“日始”“破晓”,指太阳冉冉初升的时段。卯排在农历的二月,二月是百花烂漫的仲春。因此,“卯兔”象征着春意,代表着黎明,蕴藏着无限生机。

卯兔欢跳着到来,标志着和煦温润的春晖光照人间。因而,忝列十二生肖中的兔,和因之派生出的兔文化早就是温和吉祥的象征。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动物,兔文化在文物、文字、文学、绘画、民俗等领域都可以看到,愿这样可爱的动物带给我们无限生机,祝愿大家在兔年“兔”飞猛进。

寅虎摆尾辞旧岁,灵兔呈祥送春归。配属于十二地支中对应春天的卯位,兔可谓名副其实的“春之使者”。春天不仅迎来万物的苏醒,更孕育着新生,令人憧憬。而癸卯兔年的来临,似乎又格外引人欢喜。今天,无论从我国首辆月球车“玉兔号”的命名,还是从儿童口中经久传唱的歌谣,抑或是一粒小小的大白兔奶糖,无不显示中国人对兔的青睐。这种好感由来已久,并且有图为证。

西方文化中,兔子也是一种具有美好寓意的动物。在欧洲,兔子通常被视为生育或重生的象征,并与春天和复活节联系在一起。在西方民间传说和儿童故事中,兔子常常扮演富有同情心的角色,很容易与各种各样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比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白兔先生,还有经典的彼得兔等让人喜闻乐见的形象。

在我国,尽管兔子直到明朝才真正成为家畜,但其进入我们祖先生活的历史却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山西曲沃曾出土以兔为造型的西周青铜尊。这些兔尊器型有别,但都以圆雕形式立体地表现兔子的完整造型,并将兔身巧妙演化为器身,使器物功能与外形表达融为一体,兼具实用与美观。兔尊呈现静卧形态,双耳后贴于身,恭顺而安详。《诗经》中有一篇名为《兔置(音jū)》的诗歌,反映出先秦已经存在猎兔活动。一般认为,“兔置”就是用于捕兔的网。诗中“肃肃兔置”之语强调兔网的严密。人们将这些猎网扎实地固定在路口、林间,随时等候猎物的闯入。兔子被作为猎物的历史如此悠久,而这也是它们在古人眼中的第一种身份。

几乎同样在先秦时期,兔子开始以另一重身份示人。战国的屈原曾发出“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兔在腹?”的疑问。面对高悬夜空的皓月,他十分好奇,

# 灵兔呈祥

## ——兔画·画兔

认为月中怀有“顾兔”。“顾兔”指的就是兔子,这也是古人认为月中有兔的较早记载。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汉代T形帛画顶部,便描绘有奔跃于月中的白兔,显示这一认识在汉代得到延续。屈原将月亮规律性的圆缺变化视作“死则又育”的轮回,并认为这种“长盛不衰”应与兔子有关。

汉乐府《董逃行》曾讲述某人登入仙界谋求长生之法的故事故事。在其遇仙人的开示中,有“玉兔长跪捣药虾蟆丸”之说。这里提到的“玉兔”,是跟随在西王母身边捣制不死之药的神灵。西王母是传说中可以使人长生生的女神,是两汉之际备受崇拜的神主,在汉画中多有表现。在这些西王母的画像中,捣药的玉兔如影随形。“玉兔捣药”的知识与图像由此流行开来,并进而演化为稳定的图式。这类画作往往表现玉兔举槌捣药的场景,且将兔子塑造为人形,显示它们并非一般的动物,而是具有人格的神明。神格化的玉兔,俨然成为古人超越生死的精神寄托与心灵归宿。

出土于辽宁法库县叶茂台的《竹雀双兔图》被认为是十世纪的作品。画中前景描绘了两只兔子,它们一个蹲立抬头,一个俯首吃草。尽管身形比例略显失调,但画家着力刻画兔子的皮毛质感及动作神态,显示出力求写实的创作理念。相同的追求,在十一世纪北宋画家崔白《双兔图》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蹲立于画面左下角的野兔,回首凝望着正在枝头对它叽喳的喜鹊,显得警觉而又迟疑。相同动态的兔子亦可时常在开元时期的磁州窑瓷枕上看到。崔白笔下的野兔纤毫毕现,体现出高超的笔法和创作欲念。这种逼真的画面,源自画家细致的观察钻研。崔白的弟弟崔恹(音quàn)比他更擅长画兔,《宣和画谱》称其“尤喜作兔,自成一派。”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可靠的画作传世。崔恹具有丰富的画兔经验。他指出活

动于不同地貌中的兔子,在外观上存在差别。根据他的意见,《竹雀双兔图》中被刻意涂白的兔子腹部,应是其生长于平原地区的特征。

孟昶对白兔的喜爱,或许还掺杂着私人因素——出生于己卯年的他,生肖便是兔。无独有偶,明宣宗朱瞻基同样生于己卯兔年。在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不少观赏兔画后所题写的诗篇。宣德四年(1429年),宁夏守臣两次向朱瞻基进献兔兔,这是比白兔、赤兔更为罕见的祥瑞。欣喜的宣宗直呼其为“灵兔”,并将这些黑色的兔子视作象征国泰民安、德兆丰年的吉兆。今天被定为宋人所绘的《山花墨兔图》,表现的便是一只驻足仰望嘉禾的玄兔,恰好可以作为朱瞻基当年心愿的图注。同样属兔的乾隆帝弘历则热衷于描绘兔子。他曾用心临摹传为明代沈周所绘的墨兔。虽然这件仿作今天看来似乎不太成功,但并不妨碍观者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乾隆帝的拳拳爱兔心。画中的墨兔以正面示人,虽不易表现,却恰好体现了文人别出心裁的意趣。

明清两代的画家还留下不少兔画杰作。天津博物院所藏明代文人画家陈遵的《桂中玉兔图》与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宫廷画家冷枚的《梧桐双兔图》都是其中的佳构。前者秉承与沈周墨兔相似的文人趣味,后者则以西洋画法再现白兔的写实形象。尽管画法迥异,但两作均以兔为主角,辅以桂树、菊花等秋季植物,显示它们都是为中秋佳节所绘的应景之作。

古往今来,兔与我们的祖先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们犹如精灵一般,跳跃在现实与信仰之间,投身于年复一年的循环,不知疲倦。一如敦煌莫高窟藻井中的“三兔共耳”图案那样轮回百转。在这样的周而复始中,一元又将伊始;在灵兔呈祥的护佑下,万象迎来更新! □王璞



五代十国 黄居家《药苗三兔图》

## 从白兔到赤兔:兔子是怎样变成瑞兽的?

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吉祥的动物。但是兔子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作为瑞兽存在的。古人经常吃兔子肉,比如《诗经·小雅·瓠叶》具体描述了如何炮制兔肉:“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礼记·内则》更是介绍了兔子的别样吃法:“……犬羹、兔羹”“脯羹、兔醢”。

那么兔子究竟是如何从古人的餐桌上,一跃而成瑞兽的呢?

### 想变瑞兽,“长得白”是关键

中国很早就有了兔子,河南安阳殷墟曾出土过近百件兔子残骸。只是在明代崇祯年间以前,古人很难看到白兔,他们最常见的是毛色为土黄色或灰褐色的草兔。现代人随处可见的小白兔,它们的祖先居然是从域外进献来的。在此之前,古人若是见到白兔,那可是极为稀罕的,同时他们也会脑洞大开,为白兔的存在作一番“研究”。古人的逻辑大概是从人类自然生长的角度出发,认为人老了,头发才会变白,而白兔白得这么“彻底”是因为足够老,也就是长寿。此时白兔只是被古人赋予了一些神仙属性,但距离成为瑞兽还有一点距离。

至汉代,白兔渐渐地从一种神圣的动物向瑞兽的方向衍化。最搞笑的莫过于西汉梁孝王刘武,他让人建造了一个兔园,在当时可谓是声名大振,但这个兔园里居然没有白兔,只是一个类似度假中心的地方。一直到了东汉,白兔才作为贡品被进贡到朝廷。

《后汉书·光武帝刘秀》载:“(建武十三

年)九月,日南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兔。”日南是今越南地区,越南边地区的人进献了白色的野鸡以及白兔到东汉王朝。进献白色的野鸡不稀奇,因为早在周王朝时期,越南、老挝一带的越裳氏就是这样做的,越南、老挝一带的越裳氏就是这样做的,只是在进献白色野鸡的同时,还进献了白兔,这意味着他们将白兔也视为祥瑞。可以说,白兔第一次作为祥瑞之物完全是蹭了白色野鸡的“流量”。当白兔第二次被进献时,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瑞兽。据《东观汉记》载:“章帝时……白兔、白鹿、白燕、白雉……日月不绝,载于史官,不可胜纪。”此时的白兔已经与白鹿、白燕、白雉齐名,并且还排在它们的前面。

### 晋代始

#### 白兔将瑞兽这个位置坐稳了

对于白兔成为瑞兽这件事,汉代入显得有些含蓄,而晋代人就比较直接,其中核心人物为晋元帝司马睿。

在司马睿还是琅琊王时,他管辖的区域内曾经出现了白兔。作为司马睿政权的支持者,他的姨弟王虞听说后,很快一篇《白兔赋序》就写出来了。王虞很会玩概念,他将这只白兔与当年周公得到的那只白野鸡相提并论,称这是“作镇北方,仁风所被,回面革心”,乃是祥瑞。既然当年的白色野鸡成了历史上的美谈,那么本朝的这只白兔也可以。毕竟王虞认为司马睿“匡济皇维,而有白兔之应,可谓重视繁祀,不吝先圣也”。

晋代以后,白兔在瑞兽的这个位置上算是坐稳了,并且频繁出现在史料文献以及文

学作品中。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庾信甚至有点厚此薄彼,说白兔比“带它出道”的白野鸡还要色泽鲜亮,比白狐还要色彩绚烂。除了夸它的外表以外,庾信还赋予了白兔一些品德,称其“月德符征,金精表瑞”。

### 赤兔成为白兔的升级版瑞兽

白兔稳坐瑞兽的位置后,足足风光了200多年。直到北齐时,一只赤兔(皮毛为红色的兔子)出现了。据《太平广记》载,神武帝高欢还未发迹时,曾与司马子如、刘贵、贾智出去打猎。在打猎时,出现了一只极为罕见的赤兔。这只赤兔将他们引到了一个看起来就很神秘的摸骨盲妇(仙人)面前,摸骨盲妇表示高欢以后会富贵称王。后来,高欢果然成了神武帝,于是赤兔也成为祥瑞。

相比白兔,赤兔更加稀有。关于赤兔的出现,史书文献上有记载的仅有三次。至隋唐时期,瑞兽被分了等级。据《唐六典》记,祥瑞分为大、上、中、下四等。白兔被分在了中瑞,而赤兔却名列上瑞,可以说赤兔是白兔的升级版瑞兽。《瑞应图》中提到白兔时曰:“王者恩加耆老,则白兔见。”而在提到赤兔云:“王者德茂则赤兔见。”

到了明末,白兔仍然是进贡朝廷的瑞兽。每每获得白兔之时,群臣皆上表庆贺。白兔已经这么祥瑞了,那么白兔生子简直就是瑞上加瑞。据《明史》卷十八本纪第十八“世宗(二)”曰:“四十一年春三月辛卯,白兔生子,礼部请告庙,许之,群臣表贺。”白兔生子,朝廷礼部居然还将其当作非常重要的事情祭告给祖先,真是令人震惊。 □金陵小岱